

罗焱



文集
诗歌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在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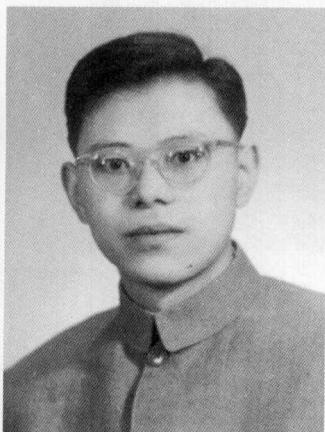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在杭州灵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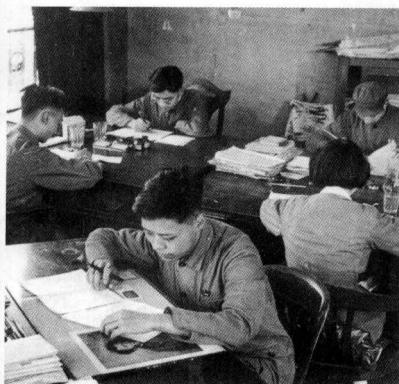
左起 前排：贾植芳 任敏 冀汎 胡风 后排：朱谷怀 余明英 路翎 罗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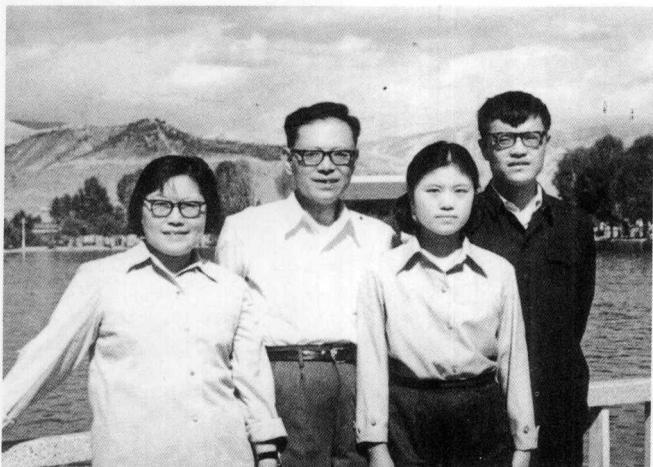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拜谒鲁迅先生墓



青年时期的罗洛(一九五七年在上海)



一九五〇年在上海《青年报》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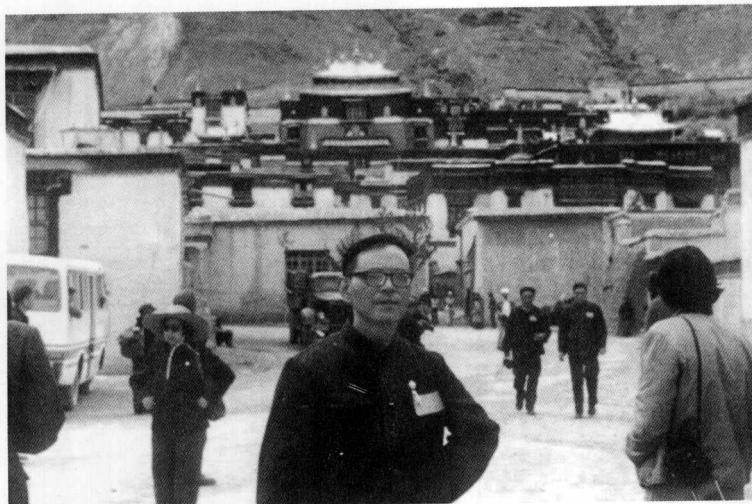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在青海西宁人民公园(与夫人友梅、儿子晓容、女儿晓宁)

一九九三年在上海家中(与夫人友梅)



一九九四年在上海家中(与小外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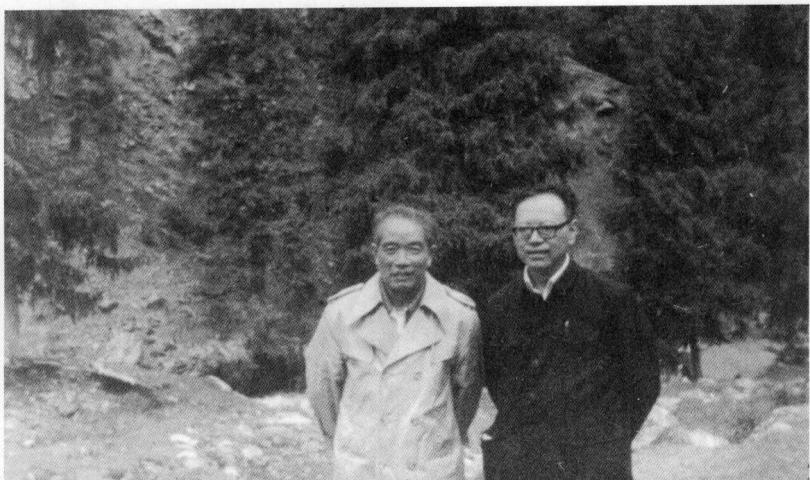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五月与中外科学家访问西藏日喀则



一九八一年元月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接待来访的美国文教专家香依·海宁



一九八四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在石河子“绿风诗会”时与邹荻帆合影



一九八六年在千岛湖“绿色诗会”时
左起：曾卓 绿原 冀汸 杭行 化铁 孙钿 罗洛



一九八七年三月在上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与上海分社领导一起研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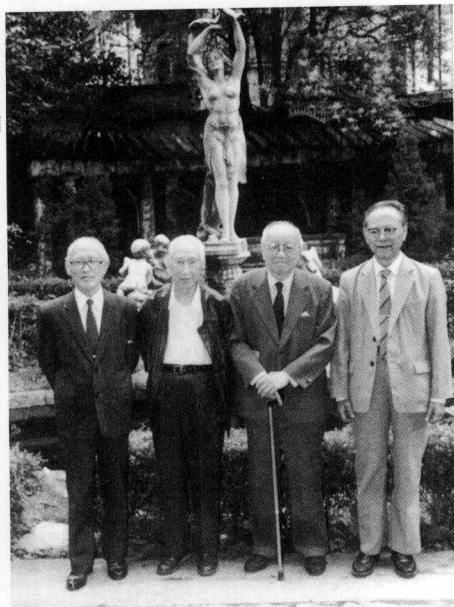
左起：陈虞孙 姜椿芳 梅益 罗洛



一九九〇年在上海作协会见美籍华人作家於黎华

左起 前排：李子云 於黎华 罗洛 陆星儿 陈村

后排：竹林 赵长天 王小鹰 毛时安 王安忆 周介人 范宝慈



一九九四年在上海作协会见台湾诗人、作家余光中
左起：余光中 柯灵 辛笛 罗洛



一九九三年在于伶先生寓所



一九九五年在上海

左起：张锲 叶辛 翟泰丰 罗洛



一九九五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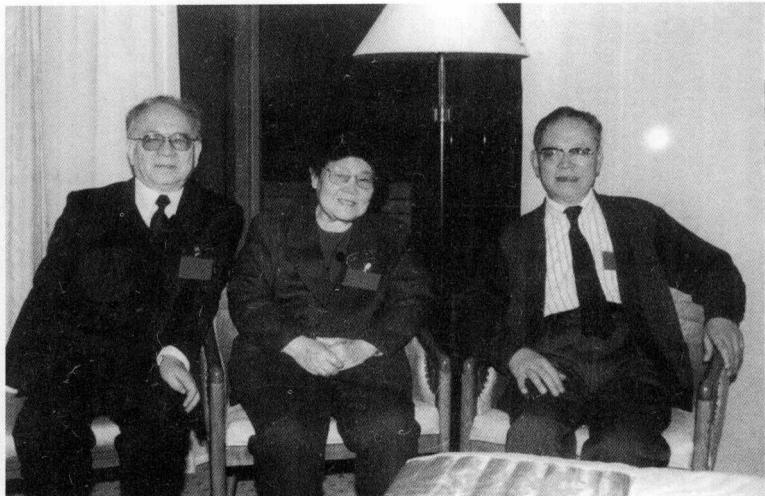
左起：唐达成 李瑛 袁鹰 叶君健 罗洛 束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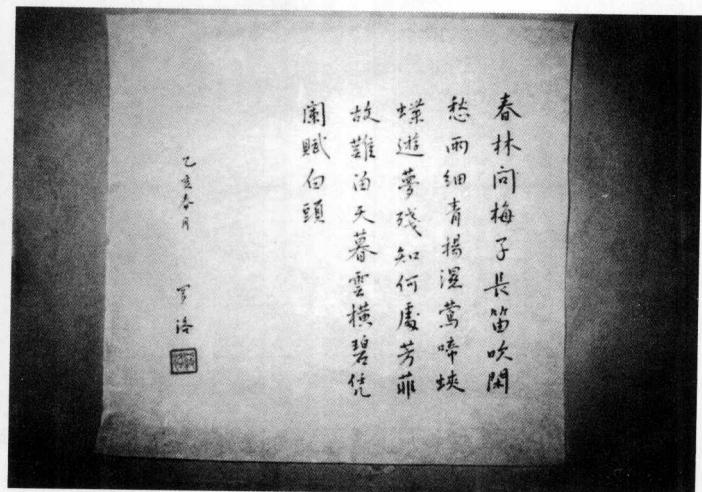
一九九六年春节在上海华东医院探望巴老

左起 前排: 徐俊西 徐中玉 巴金 罗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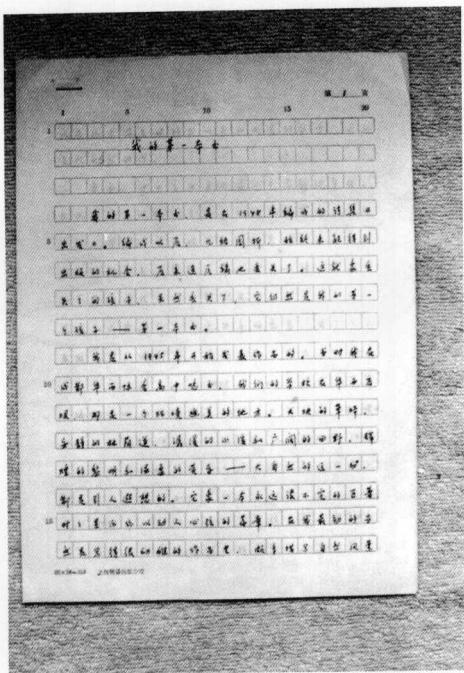
后排: 叶辛 赵长天 毛时安 宗福先 温国光



一九九五年在上海虹桥迎宾馆与杨沫夫妇合影



罗洛墨迹（左上图中画为夫人友梅所作）



罗洛文集·诗歌卷



(《罗洛文集》内所选用的部分照片由陆正伟、徐福生两位同志所摄，特此致谢)

序

绿 原

想不到由我来为罗洛同志的遗著写这篇序，他要比我年轻五岁，我有说不出的伤痛。好像是鲁迅，把亡友的遗著比作捏在手里的一块火炭，罗洛的这四部诗文正是这样烤炙着我，使我不得不在一些已经忘怀的岁月和往事中辗转反侧，久久回不了随处提示他的永别的现实。

五十多年前，抗战胜利后一年，我还不能“复员”，仍将在四川流浪下去。当年夏天便到成都去找比我年长的阿垅，并由阿垅介绍认识了诗人兼评论家方然。从方然那里听说，成都有一批青年作者“很不错”，提到的名字还记得一些，其中就有华西协合大学学生罗泽浦和他的朋友林祥治。方然是一位政治觉悟颇高的社会名流，他所谓的“很不错”，不仅是指写作水平而言，同时还指政治倾向，原来罗泽浦当时已是成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行色匆匆，在成都只待了半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就又回到重庆去，并与方然同行。记得走之前，在方然那里或者阿

垅那里，似乎见到过罗泽浦和林祥治二位。

方然和阿垅这时共同编着一个大型文艺刊物《呼吸》，但他们分居两地，编辑印刷工作主要放在成都。从阿垅来信得知，他所负责的《呼吸》编辑事务，还有后来由几个青年出面来办的小刊《荒鸡》，都得亏罗洛的帮助，才维持下去，这时我才知道“罗洛”是罗泽浦的笔名。1947年夏天，阿垅因被国民党军方通辑，匆匆离开成都去老家杭州，把一些未了的事务托付给罗洛，就中开始了罗洛和胡风的通信，他曾经按照胡风的嘱托，为阿垅给《七月诗丛》第二辑编过一本新诗集。这一年我在重庆，似乎没有和罗洛通过信，但已陆续读到他的一些诗文——那是四十年代的诗，是和人民的苦难和希望密切相连的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诗人们高举火把、敲响战鼓的年代”的诗；他当时还按胡风的邀约，把它们编成他的第一本诗集，作为《七月诗丛》第二辑之一，集名叫作《出发》。以上两本诗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都没有能够出版。

1948年，阿垅离去后一年，罗洛也因躲避白色恐怖，离开成都去了上海。我这时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武汉，彼此忙于生计，除从共同的朋友那里知道对方的行踪外，我和罗洛也没有经常通信。直到解放以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军管会工作，随后进了新文艺出版社，我在武汉进了《长江日报》——这已是新时代，生活相对稳定下来，我们才开始了比较从容的通信联系。他陆续给我寄来他的新诗集《春天来了》、文集《人与生活》以及他翻译的几本苏联文